

魯迅手稿全集

书信
第十一册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鲁迅手稿全集

书信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五月

文物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五月

致梁以俅

一月一日

三

致姚 克

一月五日

四

附：木刻目录

五

致林语堂

一月六日

七

致何白涛

一月八日

八

致肖剑青

一月九日

九

致郑振铎

一月十一日

一〇

致台静农

一月十二日

一一

致肖 三

一月十七日

一三

致黎烈文

一月十七日

一五

致吴 渤

一月十九日

一七

致赵家璧

一月二十二日

一八

致姚 克

一月二十三日

一九

致黎烈文

一月二十四日

二〇

致姚 克

一月二十五日

二一

致郑振铎

一月二十九日

二三

附：梅花笺作者名单

二四

致郑振铎

二月九日

二五

致陈烟桥

〔二月十一日〕

（缺字）

二七

致姚克

二月十一日

二八

致姚克

二月十二日

三〇

致李小峰

二月十四日

三一

致台静农

二月十五日

三二

致黎烈文

二月十七日

三三

致姚克

二月二十日

三四

致曹靖华

二月二十四日

三六

致郑振铎

二月二十四日

三七

致罗清楨

二月二十六日

三八

致郑振铎

二月二十六日

三九

致曹靖华

三月三日

四〇

致郑振铎

三月三日

四一

致黎烈文

三月四日

四二

致肖三

三月四日

四三

致曹靖华

三月六日

四四

致姚克

三月六日

四五

致何白涛

三月九日

四七

致郑振铎

三月十日

四八

致郑振铎

三月十三日

五〇

致姚 克

三月十五日

五二

致母 亲

三月十五日

五三

致曹靖华

三月十七日

五四

致姚 克

三月二十四日

五五

致郑振铎

三月二十六日

五七

致台静农

三月二十七日

五八

致曹靖华

三月二十七日

五九

致曹靖华

三月二十七日

六〇

致陈烟桥

三月二十八日

六一

致母 亲

三月二十九日

六三

致陶亢德

三月二十九日

六四

致曹靖华

三月三十一日

六五

致台静农

三月三十一日

六六

致黎烈文

四月一日

六七

致陶亢德

四月一日

六八

致姚克

四月三日

七〇

致魏猛克

四月三日

(缺称谓)

七一

致陶亢德

四月四日

七二

致张慧

四月五日

七三

致陈烟桥

四月五日

七五

致陈烟桥

四月六日

七八

致陶亢德

四月七日

八〇

致姚克

四月九日

八一

致陈烟桥

四月十二日

八二

致台静农

四月十二日

八四

致姚克

四月十二日

八五

致母亲

四月十三日

八七

致黎烈文

四月十四日

八九

致林语堂

四月十五日

(缺称谓)

九〇

致陶亢德

四月十六日

九一

致罗清楨

四月十七日

九二

致陈烟桥

四月十九日

九三

致姚克

四月二十二日

九五

致陈烟桥

〔四月〕二十三日

九六

致杨霁云

四月二十四日

九七

致何白涛

四月二十四日

九八

致母亲

四月二十五日

一〇〇

致何白涛

四月二十五日

一〇二

致曹聚仁

四月三十日

一〇三

致娄如暎

五月一日

一〇五

致郑振铎

五月二日

一〇六

致母 亲

五月四日

一〇七

致林语堂

五月四日

一〇八

致陶亢德

五月五日

一〇九

致杨霁云

五月六日

一一〇

致台静农

五月十日

一一三

致王志之

五月十一日 (注)

一一四

致杨霁云

五月十五日

一一六

致曹靖华

五月十五日

一一九

致母 亲

五月十六日

一二〇

致郑振铎

五月十六日

一三一

致陶亢德

五月十六日

一二四

致陶亢德

五月十八日

一二五

致何白涛

五月十八日

一二六

致陈烟桥

五月十八日

一二七

致李小峰

五月十九日

一二八

致徐懋庸

五月二十二日

一二九

致杨霁云

五月二十二日

一三〇

致曹靖华

五月二十三日

一三一

致曹靖华

五月二十三日

一三三

致陈烟桥

五月二十三日

一三四

致杨霁云

五月二十四日

一三五

致王志之

五月二十四日

一三七

致郑振铎

五月二十四日

一三九

致姚克

五月二十四日

一四〇

致陶亢德

五月二十五日

一四一

致徐懋庸

五月二十六日

一四二

致罗清桢

五月二十八日

一四三

致王志之

五月二十八日

一四四

(缺称谓)

致何白涛

五月二十九日

一四五

致杨霁云

五月二十九日

一四六

致母 亲

五月二十九日

一四七

致郑振铎

五月三十一日

一四九

致杨霁云

五月三十一日

一五〇

注：原件缺十七字。据《鲁迅印想记》一书封面图版补入。

一九三四年

一月至五月

此
一
四
十
一
十
一
十
一

以休先生：

昨晚因有事，迟去了一点，先生已来过，真是抱
歉之至。

今日下午往葛宅，和石门人说不清楚，只得
匆匆而返。

如先生尚留滬，希于四日午后五点钟仍至原
处相见，我当自二点至三点，在那里相候。

以上，即此

特候。

迅 啟

一月一日

Y先生

早晨到院，向我兩次，都弄差了，沒有遇見，我去尋他一次，約他一次，也都沒有遇見，大約是在上海是看不見的了。

譚女士終於沒有看到，恐怕她已經走了，否則我收錄了五十餘幅，她直接拿到巴黎去，改時日候寄上，煩先生即為譯成英文，再向S君問明譚女士在法國的通寄地址，一併寄下，我就可以寄去。

所以是為煙瘴氣，各學校多被搜捕，所說寄去了三餘人，但詳情也莫名其妙。

我們都好，請向安。

望上，不請

時安。

孫君

一月五日

木刻目錄

- | | | | |
|--------|-------|------------------------|--------------------------------|
| No. 1. | 鍾步清 : | 三農夫 | |
| 2. | " | 二個難民 | |
| 3. | 李霧城 : | 某女工 | |
| 4. | " | 投宿 | |
| 5. | " | 天災 | |
| 6. | " | 受傷者的吶喊 | |
| 7. | 任白濤 : | 街頭 | |
| 8. | " | 小艇 | |
| 9. | " | 私鬥 | |
| 10. | 佩之 : | 運* | *同是一個
夫,從船到岸,六
個是“搬運”之類。 |
| 11. | 洪野 : | 搬運 | |
| 12. | 代洛 : | 鬥爭 | |
| 13. | 野夫 : | 災民 | |
| 14. | " | 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上海泥城橋) | |
| 15. | " | 都會的早晨 | |
| 16. | " | “嘿...嘿...嘿囉呵!”(建築之第一聲) | |
| 17. | " | 回家 | |
| 18. | 羅清楨 : | 擠兌 | |
| 19. | " | 起卸工人 | |
| 20. | " | 等爸爸回來 | |
| 21. | " | 碼頭上 | |
| 22. | " | 掃葉工人(上海法國公園) | |
| 23. | " | 看病 | |
| 24. | 任白濤 : | 牧羊女 | |
| 25. | " | 午息 | |

- 26 陳耀唐：等着爸爸
- 27 " 殉難者
- 28 " 家庭
- 29 " 世界語展覽會
- 30 " 白色恐怖
- 31-42 " 丁玲作"法網"插畫
- 43 沈銘：殉難者
- 44 金逢孫：諜報
- 45 張桴：中國的統治人物
- 46 " 貧病之中
- 47 陳葆真：上海之十一月七日
- 48 周全海：犧牲
- 49 " 礦工
- 50 梁宜慶(初中學生)：五一紀念
- 51 古雲章 "：挑擔者
- 52 陳榮生 "：歸途
- 53 陳汝山 "："軍官的伴侶"
- 54 F. S. "：晚歸
- 55 黔夫：母與子(石刻)

语堂先生：

既得元澹先生书，谓楚囚之状，僅有少许可
外，并以餘稿見返。此公遠在北平，難与接洽，
但藉种而留字数，不过千餘，稿卷自序言茂，
而不佞刻却有擅奪他人稿子之嫌疑，他日史
比重代，以之罪厚于桀，誠不知全振以送之
之为得計也，以是希才使中擲送而留
之三纸为幸。当此布達，恐情
默安。

趙友

一月六夜

今主人命愛門子家白山持安。

白南先生：

未正号未收到，这幅未刻，我看是好的，很可允甲
国的特色。我处，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
地方色彩，庶不至于千篇一律。

先生要我设法旅费，我是可以的，但我论在手头没有
沈钱。所以附上一小，定于十五日自京。拿呈内山署，
我与先期款项办好，就在那里，托他们转交。

山署，即返

晴楼

送上

一月八夜

劍走之生：

未上通達。我因為用時太多。實在沒法看該

你多了。把該之生。

又慢。中改

結任。

要也

一月八日

西谛先生：

以接六日信，甚喜。北平受德租希能早日出书，可以不必先寄我一部，六部合算，高从速运来，因为这里也有人等着。至于我之二十部，实止不似下德，皆我自藏及物不寄各回固书馆（除法西之意德，从自以物伸士之英）外，却早已出，且运不羽，正在寻到怎样应付也。天行意了，这许多字，我甚愿这一部，为此止徐约，或先生可撤由公物中运他，如出一印了取清，而此部一印该给别人，又，静思已向约定一部，上之就运交与，刚信十部，如都运上海，不知如何矣。

为二次印出为难，因为大约未必再集至一万人，一拖延，就散了。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做事万不要停留在一件事上（也许这是^我老起来了的缘故），此事一去，先生大丁以作为二事，就是收那空车，书编印明代小说的插图，每幅必加解送，信是译像的办法。更进，如北平尚有若干好事之徒，大丁以但做一个会，形印明板小说，如西湖、平旦之款，使地物为之何，我想，恐怕纸墨更重于金石，因为她款目多。上海的那淘美之徒，在各议论里，我们之印受谤，这些东西，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究竟许多未向，搭了许多香花青之心，就什么也不留一点给未来的人们——最中，是，大出书而已。

前幾天，看見一些原版的三言二話，這些給飲本初家，要讀出心，也要這一部，
他們之看中國，是一個過，而說其甚多，他們是五三二百年前的中國人，也戴紅樓
帽，且拖着一條辮子，這在牌樓之下，而遠處的一定有一座塔——言之不盡哉。

又對二卷一寫，上海也尚未見，所以又不敢信刊，大約那辦法是在利用舊招牌，
而換其內容，所以才一看是檢查，抽換。不過這辦法，讀者之被欺騙是不久的，
刊物自然要慢的死去。文學季刊未到，見過目錄，但也如此麻煩，却得信
必才知道，因為我總以為北平送不至于像上海的。我的意思，以為季刊比月刊較
厚重，可以比較研究的文章，以及評論，這年，書板^{修改}，而法歌小說創從四
山印清朝考據家所走之路也。如此，則成績可以容易地考考一部分。但上海詞學
季刊才三期，却有不振之狀。

大公報及國圖報字樣，倒也並非不肯收。去年在上海投稿時，被刪而
刪，有時竟像補活話，以為他然之為愈，而以近來事情不在了，但有此或古一兩筆，
那豈不為了補卷。北邊的考易犯罪，大批去了上海，這是不作的好處。

山東印行

送安

送安

下十一夜

静農兄：

北平爰謬者均已將訂成，又所要之一部，已出
西諦兄在北平交出，另一部則託其交与天行
兄，希就近接洽。這两部都是我送的，
無須付錢。兩天行兄已豫約，則可要求
西諦返款，務白而不信者尚有人，此毫
不為難也。方此印項

特候

西行

下十言

都好的。又及。

我的

E.S. 2:

十一月二十四日來信，說已收到。一星期前，聽說它又要到內地去，說已動身，附
來的信，一轉不能交給他了。亨素之藝術兩年，早已收到。本月初，郵局送一
張包皮來，說與內容脫開，倘能從亨素之書名，可以交付，但因言人無知，只好放棄。
以心外亨素報，從外面加傅便子，以免撞破而落下為要。不過它又說不在港，則原文完
已無人似看，只好暫時收藏，而我們溫然看，插畫而已。

亨素師信，二月那一封是收到的，當即交去，並請回答；而六月那一封及英文信，則
並未收到。亨素之信件，我去年過手一封（信之中亨素我知交的話）。至于她之于久，實益
非無意，自然，不很起勁是有点的，但大原因，則實在歷迫重，人手少，經濟也極支
絀。學如亨素報，就很有難，個人沒小心，把書店收去，而這樣的書店，就更多，因為
他們也極謹慎，而一不小心，實際上也真會惹出麻煩的。

書籍我收到過力次，約共二十餘本，內有亨素之集，B. Schaw 身，浮利史等，但
同亞之回特，亦有書籍亨素，說我代收者不少，所以這些也不知是怎的，這是亞之的，
要他看過才會明白。

也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寄上書籍雜誌兩包，一月初亨素到京木刻家中園畫午時，附有雜
誌兩本，亨素之短信，託其郵交，不知已收到否。今又亨素雜誌五本共一包。現在
的刊物是日見其壞了。文藝界作我們的青年所辦，一月間已被迫停刊；說代
雖自稱中立，各派兼收，其實是有利於他們的刊物；刻刻騙騙者，原有矛盾在內。

這今年上被柳作，這而斯涕收階入指揮。本來停刊就完了，而他們又不許書信停刊，其意是在利用出名之招牌，而暗中換以他們的作品。至於我們的作品，則到處被封鎖，有些幾于多以為生。不過他們的辦法，也正如時時欺騙讀者的，數期以，大家一知道，印令人憐同。文字季刊（今天亭上）是北平新辦的，我上投稿（改名唐信），而第一期已經發用打，才能出版。此外，今年大約這有新的刊物二三種出版，從出必當亭上。

大會我早也有一看，不過以現在的情形而論，難以觀察。一觀察，即難以復返，更何況若表記載，那麼一切情形，以有我一個人的知道，不能得給社會，不是失了意義了麼？也許這是照舊的在這里寫些文章早好一並罷。

Goethe 紀念號是收到的；文字版收到過兩回，第一回它已拿去了，它一去，這里邊再沒有全看原文的人。此心亭書，往常這插圖多的字未，最以是木刻插圖，便于翻印介紹，倘是彩色，就不易翻印了。

此復中誌

春安

張敬上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

這信封是它又寫的，我不會寫。此心來信時，這附來寫好之信封二三字，以便亭回信。信可亭信箱，書籍之類也可以寄信箱嗎？徑中示及。

英文先生：

蒙惠書并贈送。謝。書已讀訖。譯文如飛
寫水。快甚。對於此殊深感。使讀者於終卷
不可。法國文人似尤甚于吾家庭主婦問之
糾葛也。

無聊文又成兩篇。今呈上。定時一類之文。
因近來心粗氣浮。頗不易為。一步筆。總不

免含有包刺，真是如何是好。此次偶不惟，隻
碰着盛宮保家婿，然或亦不有太微耶，
山上，冲流

善安。

包

下十七夜。

吳衡先生：

今天收到來信，木刻創作法稿，看現在的情形，恐怕一時
送不出，且待收來的稿，隨時設法辦，但印刷部，其中的插畫
怎麼辦呢？

那奧國人的作品展覽會我沒有去看，一者因為我對於銅版之道
沒精力，二者報上說是外國風景，尚是風俗，我任去看。至於中國
的所謂美術家，吾不知天下有欣賞，我且遇欠一位名，他連剛刀
也沒有看見過，但我看外國的美術雜誌上，常有木刻學校招生的
廣告，此輩似乎連雜誌也不看也。

關於木刻會甚消息。兩年的中國木刻，已於前日告終，其
際亦甚暇木刻家，託其見必給我們批評，但不知何時始有消息。
要印的木刻正在選擇，吾亦必記。大約至快怕要在陽曆五月才
本終了。此復，即頌
特安。

述上
一月十九夜。

蒙壁先生：

頃查得丁玲的母親的通信地址，是：「湖南常德。忠
靖廟街六號。前葉唐老太」，如通信地址，與此異，那
就不是別人假冒的。

但丁玲的周圍，窮苦家甚多，款項一到，頃刻即被分
盡，所以最好是先寄一百來元，待回信到後，再行續寄
為要也。丁玲希達，不統
署名。

迅

一月二十日

姚克先生

一月八日信早收到，另未刻的帳，必又另本刻目錄英譯，由令弟看壓画
行戶心，打字見字了。既已另畫却字譚女士。

梁君已見過，待了一些時，他心初尚已北返了罷。

書籍初加或信件被攻，這里也是日常茶飯事，誰也不以為怪。我在中
年中，却亦有一封母親的來信恩賜檢訖而已。文字偏軀已以換，大向出
版是要出版的，並且不准不出版（一），不過作者會漸，易去，蓋文人超多，而
其大以人過問，所以要在山老招牌來者去一番，然中之久是要被讀者
見，依然一萬千丈的。說以然怕也不外此例。

上臨已下雪結冰，冷至小若上陳者數日，包北平之冷可想矣。報寫均
安，此依然以打雜生活，大約今年亦未必有什麼成績也。此復叩頌
時安。

魯青

十二月二十二夜

引文先生：

有一友人，無派而不屑于任何黨，好作批評，頗
似尼采，今為紀念三則，仿似用，高物請作，
但必的由北轉也。以上不注
著安。

色身

一月廿七夜。

Y先生：

昨上午才寄一信，下午便得十七番函，謹悉一切。畫已寄去。後居
在上海時，曾為我任中經介，事繁立却，不及推，今次已晤面，甚喜，
他對於文壇情形，大約亦已得較詳細。

為 *Osaka Asahi* 所徵文，不過空城之什，但從外國人看來，或頗奇特，
因實出于他們意料之外也。Mr. *Katsumi* 之所謂檢訂業，仍未得之底細，
文津浦稿小心，蓋係非留學生，似其似非留中國，必有職務也。

先生似小說，甚好。其實必要寫去零什，即于中國有益，是此曲

五，明然具在，揭其障蔽，任是公道耳。

我語健如常，正偏外國未刻小品，撒付印。令弟欠道三四，亦未問
住址，便中希以此地病其見告。又，山心如常事務，名字何處？
又，欲如這司德后事務，照西洋例，其夫人亦在這一部否？山心可
之亦及為幸。

山布印

晴後

孫友

一日廿五夜

傅在華公患得患失，文到山心未必高明也。

西谛先生：

下午始得去之，知中以夜車北上。以推北平爰僧，刻所
种儿五葉，印：

为四本师子花果爰（序）内缺若易爰。

为五年俞明人如爰（序）内缺侍商美人。

为六年兰滋花古爰（序）内缺水仙。

又
种学玉簪。

又
二十幅梅花爰（静）内缺一幅。

最存之四幅，前次欠字之样本中皆有之，可以补下补
入。惟梅花爰之补字，因不知所种者为何人作，故列纸
条可存之，以去者备览。此上印纸
善安。

丁巳年
丁巳年九月

所存梅花爰

一 桂浩度

二 兼总

三 切佩漸

四 齊白石

五 馬晉

六 石香

七 楊薇墨

八 与恬

九 居北麟

十 袁甸金

十一 待秋

十二 觀岱山

十三 吳寧祁

十四 蒼北居士

十五 沈梅

十六 退翁

十七 湯定之

十八 陳明

十九 許斗

白帝先生：

五月二十六日奉愛德補頁之信，已于今日同特收到。今送印本辦法，請君如未出辦理。英國上可送給，以見並無偏心，至于德意，則且待他們信而結束之以下可。第二次條約數目，未知如何？倘已居五中或一三，我並反對再印，但只須與初版略示區別，如有餘書，則可加另標出售，庶幾與初版略示區別也。

先前未及過十竹齋愛德原年，相與從比較，僅就翻印者來，亦頗有趣，翻刻全部，每人一月不過二十條先，我務可以換位，如先生是其中亦之這樣，我以為可以進行，言論必可，總可以復所一部舊書也。至于漸成國版禁刊，尤為佳事，但居在個之古刻，此年改在之刻工何不略往，却這是一問題，到這時候，似不妨難以精良之石印或珂羅版也。

中國明人（玄其君）古小許的像，今似惟日本亦在翻刻中，特被引用，且加裝款，而竟購不似活，之之先生有此事否，亦一裝刻中之材料也。

上海之青年美術學生中，亦有願考中國畫式木刻者，而苦于不知如何
之，則又苦于難得，所以以此為困難之成，似可于於印外，刻製一種廉
價者，前者以採取古版式藏書者之錢，必者刻以減輕學生之負擔之物
其研究，此于上帝之手，庶幾近之。

我在此里其寒並言正業，而又並言閑空，蓋因「打雜」之故，此許多光
陰，却虛擲于無名其妙之中。『文學』之期務，刻亦必以如著筆，其于
聊如『送東』那樣之雜感，刻亦于二十五日以前，交奉一也。

才以布復，印說

通安。

已

二〇九〇

不務城先生：

二月九日的信，本刻一幅，已經收到了，謝。先前的信及本刻，也收到的，我並且即答回信，現在看來，是我的那一封回信，竟失了。

本刻你信，已託友人在京，但因郵亭沒有西歐的收信，所以一特怕未必收到，我想，夏季是總可以寄到的。書信大約不貴，也必先行，而且也可信匯去，且待寄到後再說罷。

此是，不誤

姚克先生：

一月廿五日中一信及二月五日信，均已收到。关于秦代的典章文物，我也花
些所知，身日可及，也未订有专门的学者，仍查书，创夏商周之，中国古史
(高祖神书做本版，译之元)最同明。生活快慰，创我以为不如看汉代不刻中之
「武皇祠画像」，线条至不粹偏「及至石索」中皆有提到，较看拓本为便，汉
时经济，室与秦之有异，浏览之心，似似沿其形势也。至于列的程之，只好以是
为之，如心读一切研究清楚，然后下事。在事实上是难以做到的。

北平之所谓学者，所下的是抄撮功夫甚多，而字却与甚高大，因为他们位解
架子小学者之必要条件也。虽有迄今，我以为之好拜访几位，即便看不到字，
却似看到，学者，明白那是出格的人物，于世故及创作，会有用者也。

自由谈上也已见先生之作一篇，列的浅篇，恐怕原因多在为世态所误，
因为壹刚黎歎气稿也。他在做偏形似甚为难，近新译，「美女图」一稿，
分明是瓜分自由谈之流象。我以偏致此文，每月不遇之二篇，较甚而此有同
译之文章，间其言需若表。新出之期刊却多，但言下看者，其中之作，是
是那一班，不过以抄录为始而已。检查之同始，文字力之期先之稿十二篇，被抽去

其半，創結果之心收檢，一多生氣可知，大約去年二卷六期後，便與書局正寢了。現代熱心之收備民族文字，或以莫必其物之文字性塞牙。

此刻在上海作以下刊愛者志，不生問題的作者，其實十之九是先前用筆墨競爭，久已做北的人，此輩藉武力示不憚，創文壇之怪象可想。自必刊物，不為讀者所購讀，創不用所信，借進已往所有信用的刊物寧面去，以勢力取他作者之地位而代之。從今年起，大約為施行此種戰術時代，不過以此上勤之掩飾人之目，並未不列事年，現代之類也就要令人迷惘了。

我舊習甚多，也愛中國紙張，古時花紙看，這回郵印了一部戲簿，真是舊法木刻的佳娛。S夫人此要為所，我整送她一部，但因所得之書有限，不能也送S君了。這在禮儀上，不知可~~否~~否？信言微，創請先生用英文寫給我應該寫上之文字，以資照抄，即寄。另請令弟以其位此欠共，令弟之通信地址，亦希囑其士之，因我不知地址，有事不能出詢也。

上海已漸暖，適為歷年之佳期，此亦歷年送起時。我們均告。

此上即致

時安。

中孫友

二月十日

姚克先生：

昨方寄一函(中一)，甚已刻。頃接中四号信，涵盖一切。Sakamoto(=坂本)
你经事做情报要人为，其察也可以说是一种房义的侦探，不必与之
通信，或同直不心以通信地地告之也。

上海已照温暖，我们切好，作释念。

以复印既

特候。

徐存

二月十二夜

小序二：

而此書詳論陰孝之的之外，我所有的六二長文「楊
却」與「德（天津報）」及「二空」等語，都有扼要之法，不成
什居氣候，這回這是不必附印。

西上

二月十日

静农兄：

二月十一日来信昨收到。我的信竟入于被禁之列，殊未意外。这真是冤手姑且不说，但目下之警民得财，为可惜耳。

要于十七日午时到滬，昨十四日晨乘轮船北归。一信到特，或已快而。见特希致告，以一信通到，到滬为荷。

而清藏明版图绘事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国新其^送图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前在滬闻其口谈，刻以之

在书印图之少之况。明版插卷，原有千三百一律之款，法非拔尤说之，易令读者生厭，但究竟限于书有，所以仿照翻印，亦大佳事。晤于禁书亭空室前，一天。少安，即还

时安。

（手印）

二月十五午时

劉文先生：

「古歷」之曰前代，漢書奉，此以之評教篇，而同年
才一次，是將拙作取列第一，不勝感幸。但文中似有
刪去不少，以至鉅為胡羊尾巴，未嘗留稿，自亦不復
有記是何修論，仿原稿尚在，希檢送以資補入，因
此亦可重編臺帳也。此布即請

道安。

道安

二十七日

姚克先生：

為五信收到。來信之詞于讀者，是很對的。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古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之去取一樣，又弄懂，的後死地。譬如楚辭家，難於雖有方言，尚不難懂，到了楊雄，就特地，古奧，令人莫名其妙，這就難於氣不遠矣。詞、曲之始，也都由從字，明，而不難難，動心來，可說實在難讀了。現在的白話詩，已有人擬用造字，或立句字之一言，寫成一長方塊，也就是這一類。

先生似若去英文，枉為，若去之憂，是不必太選擇的。至于此也，低，創刊出，既難，欲一切文章，桐，言之，死板活氣，不可推見。我的及稿，自己已中，心，亦利其反時，則多一大段，好像而未完全何一樣，因此連拿筆的興趣也提不起來了。博士一麻頭耳，不知道他是在怎麼想，那刊物，似乎也不送，挨隔一年，聊以塞責，外之沒有朝氣也可知。那挨隔之由，或因官方不許，以免多禁之說，或因老版要去，可以不退定款，均說不之。

M. Andjarkar 的那部小說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中之一，英文有譯中，

為 Dr. Percy Pinkerton, Secker, London; Hurbach, N. Y., 1917. 此書比平本必
似得，買者也可不必。大約此書大則譯名未，譯名為 "Warren Sherwin"。亞拉
籍者於此 "Maderic" 或 "Maderic" 也。就其以了。言其極之廣者我知這是譯作
托尔斯泰之徒 (Tolstain?)，較為明白易曉。譯中出心，給我三四本，不知太
多否? 直書之在名，終竟 "Uchiyama Book-Store" 不折中國書。

這乃居夫婦之書，當此未正辦理，但求其佳也為圖行，希見其以從直字。
又令弟之後上律士人，因以行中右同姓者，何僅寫一姓，或致誤投也。

前回的信，不是提起這錢后之復來訪嗎，最近聽到他生了大病，學醫東
手，終于難以治癒，亦未了之的。

武學祠畫像新板年，已經換掉，北平本句每套十之上下可也。又有，孝堂山畫
像，亦僅剩，似十幅，由有戰鬥，刺殺，鹵簿，等圖，價或比前少五之，六級可也。
考，其一部，亦在，金石錄中。

山布印記

特送

孫友

二月二十日(卯)

四行兄：

十五日汪君寄来字典等四本至学校，未知已收到否。昨得二十日书，甚
慰。一有包世，在身边的竟无烦，不在之竟为寂寞，亦止如此，真是无法可想。
静之叠款之字法探问，又次想已就，其似野特桐下。

上海赤军里很静生活，近日禁书至万九千餘種之多，同志軍書局中一此代
書局以之，最少要弄此部，亦有四種（三冊集，係自由書，舊時代之死，一種在記了），
良友圖書公司也四種（甲卷，一天的工作，世說，一年）。但書局已因此不敢印書，一
是怕書不被禁，二是怕雖不禁而令人要看，所以書局就停起來了。雜誌
編輯也非小心，輕易不印稿。

那兩本小說稿，与友同一問，我和書局不相談，与把朋友去商量，信收回
時，与照所說以編，然必再弄高衣。

上海已明瞭，高情不從，列的這字御後，但北方來信，却常，檢查，莫非
比南邊不安靜嗎？我們這好，請勿念。

此上，印誌

也安

為 孫年！

二日廿

西谛先生：

日前接惠出前年受德提单，已于昨日取得三十八部，重行展阅，觉得害也不恶，此焉成绩，好在豫想之上也。然目为止佳妙，希擲下，以候与内山并张。

本想于这几天为文学季刊作一文，而诸事如集，不能静坐。为略兼计，要于日内编印完成，以破重一腔，此事不了，心气不平，宜于又季之文，不似下年，故此次寒止不所立下稿，希谅解为荷。

新年新事，是查禁书籍百十餘種，書本老版，言不惶惶奔之，继续着拜年一般之忙碌也。

山布印誌

了了矣

己

二月廿夜

清桓先生：

頃奉到表函，昇末初五幅，謝。此五幅中，坊心信生，中既

着的女人的身被，似乎太夫了一点，亦都好。韓江舟子

的风景，拉好，惟拉伴者与船，不知同情表去，没回者想像，倘

时人知布置得这些，亦上同情看见所拉之船，那夜一见了，

有一个日本朋友，冲不年衣上，最初表中国青年以木刻者，

甚好看中国以亦，可之再给我一份，以任转之了。

为一切外常，但比以亦更言压迫，得于大亦有阿你介，勿被

你介去會^{反亦}定也说不定，现在的幸性，与道理了说，不其

时晴减默，看有相宜之机会再功军器。

才山布集·冲流

文安·

述上

二月二十六

西滄先生：

二十四日寄奉一函，想已達。北平受擾，收到必已遲遲。出查極，不料印有缺頁，共六幅，別紙同出附奉。不知可以設法補印否。希其神與依鋪一商，倘可，印工雖較昂，亦無妨。因此，刻此部皆得完全也。

此書在中山書局之銷場甚好，三日之間，賣去十一部，刻二十部之其數，當亦需一星期耳。

弟二次印之務約者，不知已有幾人，而擬呈辦否。先生之書，種插畫集，以此為何，且亦仍行務約，希允示為幸。

此布，即此

文安

色布

二月廿六夜

世珍兄：

日前，将兄所要的书中寄至学校，后被寄回。
上批云，本校并无此人，我想必是门房胡闹（因
为我并未写错姓名），书印膏之上，但不知以膏
至何处为立，希印将地址及姓名见示。书须
挂号，要有印的名字才好也。此布印还

特候

为豫有

己巳三月

西谛先生：

日所奉一函，似拟补印缺页者，未知已到否？

北平发函之在，由山书店，站路甚好，不到一星期，

二十部全已奉完，由山谓倘若再版，他仍下要三

十部。不知中国方面，缘何者已有数人？如已及

信者三十部，刻下只给由山二十部。
二十部，那就不妨同印了。

此书再版时，只要将末页改刻，于第二行上，添

“次年六月再版”六部，越六月，再版，又，~~是~~是言者之
名，与用木刻就好了。

山书印清

文安。

通

三月三日

劉文先生：

此稿二篇呈上，頗有佛氣，但自由談話不拘一格，或宜好手？

此二稿氣頗不平，不許我以原稿徑寄，其實又有什麼關係，而今則需人抄錄，決努力，又覺忙時殊以為苦。不知彼中有人抄寫否？倘有，則以原稿付排，而以原稿送我，我下以這，此稿。此心即不心我抄，但以原稿寄出，祇可有幸矣。如何？任中希示及。

此上中稿

道安。

色

三四夜

前山之：

(插畫的)

一月五日的信，早收到。文字園版是陸續收到一些，但此外書板，一本也沒有到。亨雜誌二包也，又于亨莫奈木刻家以書務特，附上雜誌數本，前幾天又代寄又亨上他阿舒的書一包，未收到否。此外尚有二本，定于日內寄上。

送師靈已為其常寫信。亞之去年做時未此一結，住了六七天。它已到師下去了，地游，不知通部，來信已交其太一看過，但她大約不久也要赴鄉下去了，倘又亨未原文書一務，除英德文者外，我們這里已無人觀看，郵時下以不必寄了。

子夜，弟兄已送來一本，以書已被禁了，今年同聚交禁書一萬九千種，單是文學的。昨天大燒書，將不石的，希望，下給的，水，全都燒掉了，前板附上。

中國書史沒有好的，但高廷璣教種字上。至于他家洋信，更是不行，編者並不研究，以將載于報章雜誌上的，讀心成之類，連起來成一年書，以特稿卷而已，和外國的詳細，且之似此的，但二書編者，以備參考。

附上它婢信二張。回答二張，請又譯出動亨為感。

才以本達，即既

特優

和
錄上

三月四夜

世珍又：

三月三日止已收到，書已寄回，近因書店太忙，稍停數日，當再寄。肖山兄信言寄我書版，報有到者，而書則否。日前剛得一信，謂兄已回鄉，友人同議，下不必寄。今始想到丁勳寄之，信中給信^時，從提及，報丁的書我處，何由我寄上，焉比直達較好也。

春光難去，以上是有稿卷的，但丁不來，因書店小，且說不伴單。大喜店外有人包辦，我輩唯于社用。

畢元等何如，何有懶，仍望澤寧。這一回未及了，因已付印，但收未會有用處的。

上海仍冷如一月前，我們均好。喬夫人二十日前生一團孩，經自養，生活更困難了。

以上印過

時辰

中 孫有

三月六夜

Y先生：

二月廿七日未收到，信的字數，其意是連我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我于信件達到這隻，不留痕跡，而亦不宜留，所以此信也不保留，這是廢止，一任恩賜沒收，不再究詰，糊里糊塗罷了。

漢畫象模糊的甚多，倘是初探，可比較的情晰，但不易得。我在北平時，曾陸續蒐得一大批，曾擬攝取其圖于生活狀以去，而以何世，亦為時間與財力所限，至今未辦，他日倘有機會，遂想做一做。漢畫象中，有所謂「朱鮪石室畫象」者，我看實是晉石，上冷宴會之狀，非常生動，與一般像不同，但極難得，我有一正一不全，先生倘能遇到，莫不丁放過也。

關於中國文字藝術，先生倘陸續作文發表，最好。我看外國人對於這些事，非常模糊，而所謂「大師」，學者之流，的一味自吹自捧，他丁不丁，青年又少有精通外國文者，有往難問，弄得像黑一團。日人讀漢文本來較易，而看他們的著作，也這也，胡說甚多，到上海半月，任做一本書，什麼輪盤結，和門子之類，說得中國好像全盤都是煙燻的天國。但現在他們也有些露出

去馬脚，讀者疑其不可信了。上月我做了三創短評，發表于本月「改造」上，對於中日關係，都加以諷刺，而上海文壇，竟又藉此施行謾罵，所謂黑暗，真是比今日空言以復加了。

插畫要找畫家，怕很難，木刻較好的兩個人，都走散了，因為飢餓。在我的記憶中，現在只有二人或者送他試一試，不過他不會木刻，只懂筆畫，縱不佳，比西洋人所畫總下以真確一點。至于日內之覽，與之一法，再復。

上月以回替妻不少九種，我的目送集在內。我所送的作品，都是十年以前的，那時今之局面，尚未取得洋政權，而作品中已有對於現在的「反動」，真是奇事也。

上海送給，恐怕未必送于北平。我們都好。

山布，不送

晴海

中豫年

三月六夜

白濤先生

二月廿日的信，是三月九日才收到的，弄誤卅元及木刻一幅，謝。
我所藏翻印之不刻畫，已定東家去印，因那邊印工好而價
廉，共六十幅，內有幾幅紙張小，六印三年，是巧羅板，布面
裝訂的，每份三元，裝費一元五角一年，在中山書店出售。
成功恐不快，一出版，當定上。

中國所有同于木刻的雜誌，原是很好的，但讀者恐不會多，日本
之「白鳥里」(原紙印)，每期六印二十年，版藝術也不過五萬部，
尚且賣不完也。

以此布隻，是紙

特送

送上

三月九日

西諦先生：

五日信并帳日均收到。內山加入，還在發表豫言之先，我想這是他與郭九、四、七、五、連運共寫共二〇一、六、五元，其一、六、五由我之五三、三、六の八內減去，我即剩五一、七、六八了，即作為物印。國幣禁刊之類之用。但每月刊刻之竹書爰護之費用，仍由安先生收數目通知，仍與安月另定。

關於北平爰護之再版事，前出已提出，以書已到。今日與內山高量，他仍願加入三十部，取價三百元，至于下是如匯上，那末，必要者已有八十部，大下以同印了，所餘的二十部，是決不會沈帶的。本之以即於內

山，我悲你每部九·四七了行。

考法美圖書做的兩部，以前日寫出，而稅關說這不是
事務，是印刷品，每部抽稅一元五角，你看可笑不可笑。

缺頁信紙早印完，甚好。這回信印，似有噴些訂者
小心，或者交往多印幾份，以備補缺之用，才好。因為買

這類高估書的人，大抵要檢查，也怕一有缺頁，令未麻好的。
禁書事未圖解決。文學三月號，至今未出。文學

三期稿，當勉力為之。

此復，即請

道安

迅

三月十一

西谛先生：

十日字一出，想已到。北平夏德之山书款，已交来三百元，印塘会书由高松印书^依奉，既得雁雪，今附上，希察^收为幸。

老莲之小汗图，闻其名，而未一见。日东所翻刻者，似别一明人作，世界美术全集法编，中已印数页，文页二人。但偶念以者名，稍暇当查出，庶于中国或有仿得之望。

文字为力期至今未出，盖因检查而迁延，闻此或不至再误期。喜书其心文，似有不死之法之

概。蓋內幕複雜，此一時期所也。

爰再版，以者已有七十部，則事已易舉。尾頁
如嫌另刻易事，我以為亦可就原版將來行錄
去（因編者之名，已見于首頁），而別刻一木刻印，此
再刻之事，用朱印于第一行之下，當亦不
俗耳。

此布，印請

文安

是年

三月十三夜

姚克先生：

頃接十日函，始知天津報上，謂我已生隱疾，致使吾友驚憂，予謂惡作劇；上海小報，則謂之我已匿香港，而未如斯之甚也。其實我隱疾未矣，亦未生他病，還健如往日。假使真患此疾，則非死即殘廢，豈能軍十年而仍了事哉。此証悉文詆所為，由此亦可見此輩之無聊之至，請希釋念為幸。插畫家正在物色，稍遲的當奉報也。身此布復，不誌旅安。

徐友

三月十五夜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久未得未示為念。近聞
天津報上。有登男。生腦炎症者。全係謠言。
請勿念為要。竊馬上好。惟海嬰于十日前患
傷風甚熱。即往延醫診治。現已漸愈矣。
和蘇兄不知已動身否。至今未見其來訪
也。專此布達。恭頌

全安。

男
村叩上。 庚午及海嬰隨叩

三月十五夜。

世珍之：

蒙寄畫片十幅，今日收到。書四本，刻於下午
又寄往學校去了，寫明往冊課制，這回書不至於
再有錯誤了罷。

我們一切如常，亦甚安好，並言微恙，希
釋念為要。

此布，即此

時侯

和
稿上

三月十七夜

今夫人及孩子们的到此致候。

姚克先生：

二十一出既奉到。流行感冒愈盛，大須休養，希勿過勞為要。力作數日，以此數日，其成績遜于每日而亦有節而多病，這是我所經驗的。

關於我的大病的謠言，終於知道了奉天之盛衰特點，而所根據則為「上海出」，然則仍是此地之文壇所為。此輩心凶筆弱，不恤文戰，徑大施詆論與中傷，又言教，于是交祖咒，真如「姓六世」，可謂上可惡也。別這層层的法文轉說是好的，但他對於翻譯却未必誠懇，因為他的目的是在旁錢，重譯之心，錯誤多並更加不少。這布克夫人譯水許，固頗好，但其書名，西，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確，因為山伯中人，是並不將一切人的都作兄弟看的。

小說插图已託人去畫，條件甚如未信所言。插畫於術，與歐美較，其如北門弄斧，但情形悉如，總可以較為正確。大約再有十天，便可完工了。

S 君信已收到。先生想已看過，那末一段的話，是極對的。然而中國環境，與藝術最不利，青年竟無法看見一幅歐美名畫的原作，都在摸樣弄堂，要有傑出的作家，恐怕是很難的。至于有力游歷外國的大師之流，他却只在為自己個人吹打，豈不可歎。

漢唐畫象不刻，我歷來收得不少，惜是模糊者多，故欲擇其有同風俗者，印成一冊，但尚未暇，言力為此。先生見過玻璃版印之李毅士教授之，其根款畫意沒有？今似已出版，然其中之人為屋宇器物，實乃廣東飯館與梅部之流耳，何怪西洋人畫數千年前之中國人，就已有了辮子，而且身穿馬蹄袖袍子乎。似今古代人為畫之事，不見也不了緩。

我們都好。但同幾層病經危耳。此復，並佳

善安。

豫年

三月廿日

西滬先生：

二十一日出此平爰德缺页五张，均已收到。

十竹齋爰德的山水，福利极佳，世多尚有花弄人物之款，而此
六张可款。古之印本，古之多用礞物性黏料，所以磨之不褪，
今若用粒为性者，刻多速日之，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为垂远。
但我輩之力，未能制澈底研古，只得从俗。抑或者此平印爰，
上亦有仍用礞物黏料者乎。

刻工之工钱，是必以书自由之付去。便中希见告：何月赴，安
月何居干。以便补亭及侯亭。

「世界美术集续编」，试作列集之役，小册像记污是在，东洋
版画集中。每集一卷。

善矣。

是上

廿七了

静菴兄：

二十五日得惠書，昨始得在初社學士之信，筆及其推測，
一昨，入夜漏覽，素然若夢，然文字之學，早已一切送俗章之
生，以多私為，所以甚服此書之浩瀚，而竟之似替一辭。見
兼士之時，乞代達謝意為記。

書久為書去，當于二六日內寫成書上；我的字而可以初石，其
如天津報之令先生照去一樣，大去其料之外。本初言合
用者，勉此標而向單者一幅，多直接交與同明，令製
版也。我學均安，下釋會。此布，而頌

時安。

集
年

三月廿一

所亞見：

二十三日信并木刻家何明之篇，均已收到。字典等已于四五日前寄出，上面写明注册部收转，也下不至于再弄错了。良友之函本小说，其意显有同感，而情形如此者，一似由于又误借此以感你福，二似由于书店怕事，有事必以此事，所以未性不若豪了。去年书店之抄本的已有二三家。亞丹之有版税八十元，又如似设法转字，勿之州州裂异匪字一併交去为荷。

上海多雨，所谓清明时节雨纷纷也。极深切安，希释念。山布，印法

文步。

朱 瑞存

三月二十号

附匪字一纸，信一纸。

亞丹先生：

先生譯「望花」至本年二月底為止之版稅，已由公司
交來，今特匯上。希在票背簽名蓋印（須與票上所
寫者相同之印，勿用閒章），如停一二月以內（因其其在報未
未寄到），往流溪廠高務印書館領取，印可付與
收單。取款須至會計科，先將設在樓上，沈其必照舊，
商權須一問便知。有特要問匯款人，則云：本館為周
君建人經手了也。收到後並希示知為幸。

才以布達，印以

特發
中 豫 方

三月二十七日

附匯票一紙

李秋成先生：

二十一日信另未刻一幅，早收到了，本想回信，而此地一時竟不知放在那里，所以一直拖到現在。

那一幅圖，誠然，刻法，明暗，都比，拉，進步，尤其是主體很分明，但令人一看就明白所要表現的是什麼。然而就全碑而言，我以為却比「拉」更有缺點。一、背景，雖然是刻福，但並有禪子之狀；二、主題，那兩人的面貌太相像，丰腴的人的一是是不對的，古所歌來藝文預備以學時，跪法左作「L」，這才易于引起。還有一層，「拉」是動的，這幅却有些，靜的，了，這是因為那主體精力與十張的狀態的緣故。

我看先生的木刻，黑白對比的力量，已經很能運用的了，一面最好是更仔細的觀察客狀，寒物，還有古今的各種，也可以採取的

地方，都要隨時留心，不可放過，日積月累，一定很有益的。

至于手法和構圖，我的意見是以為不必問是西洋風或中國風，亦要看觀者能否看懂，而採用其合宜者。先拿佳作的舊法花紙，其實鄉下人是並不完全懂的，他們之學去紙起來，好像了然于心者，一非是因為習慣：這是花紙，好看的。所以例如陰影，是西法，但偏不換亂一般觀衆的目光，不用時我以為也送不用上去。睡看的人的頭上放去一道毫光，內畫人物，可算是做畫，與西法之描寫放去一道毫光，內寫文字，亦是說話，也不妨並用的。

中國の木刻，已經像極起來了，我認，最好是彙集作品，精選之，請作者考印一部份，訂成一本，出一種不定期刊，每年以二十至三十幅為度，這是在大家很有益處的，但不惜我一鈔事解，又與法不用通信處，不似功。此復，即頌

時信

送上

三月廿八日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得來示。知大人亦患傷風，
現已全愈。甚慰。海晏亦已復元。胃口很開了。上
海本已和暖。但近幾天忽又下雨。冷如初冬，
仍非生火爐不可。惟寓中均安。可請放心。
老止上好。只是公司中每日須辦公六五鐘，未免
過于勞苦。至于寄信退回。據云係因信面上
寫號之故。因為公司門房僅知各人之名。此後
可寫書名。即不至收不到了。可此布達。恭請

金安。

男 和叩

三月廿九夜

房平父海晏謹叩

允德先生：

惠示通書。向來年不修文，亦不喜作文，前此一切切
漏，無因義不得已，今幸逢時代，錫賦以志，正可假公
濟私，綴筆而吟詠。撰述中言名利物上言文，皆夙
願也。沒心與志。以青像示青年，却深笑柄，之
免之。幸甚。

南腔北調集已印成，佳法如何。殊未審，由山書
店上未必定有，倘出版者有所遲延，當奉呈。倘語
久未得見，但請先生勿從其見惠，因仍欲圖復，
可自講款也。才此布復，印請

善安。

也



音芬

世珍兄：

(字至星校)

二十八日午上一出子厚八十元，未之已到矣。既已收到，肯乞
字来之文字，报约十张，撤号上，但求以字至何家为宜，
希示地址。又，拙子幼以信人，没有印，并乞以有印之文，乞
告为号。望上印法。

春安。

才路存一

三月廿二

静慧之

日内与亭身五年。其一车奉完。修力平希任中朝之

詹好。维词。天行。伏散为感。

以希印还

时后

集上

三十一

别文先生：

此公盖甚雄于文，今日送来此评，今先寄下之一，俟于
于柳印心，决候欠还，得我得以交代为幸。

其实，此公之作，与我殊不同，思想上不一致，而扬公却人，又
能是抄作，同在特事却报今之，上满冷话，自以为善，亦
之不确，此大所以为吧，免狗放。

此布，印注

善安

毛布

少日一夜

大德先生：

日前幸奉墨函，于晚便沿南院北调集印本，次日携往
 書齋，擬託代送，而適有人來投大札，因印之其持歸，想已
 達覽。此書與游詞語，不生存，而竟以出版者，無非為
 了彼既想過，我偏印行，賭氣而已。雖若以之遙遠甚。然由
 此亦可見，亦不似文之，實有必豫，決非靈情特氣之談也。

論語以到一本，是二十八期，印漢一過。俗彖語其直言，勿
 以為內容空非出默，又多平，其者且墮入油滑。同前士
 比亞特，有人共生外地，或面垢汗駁而不自知，見者便覺大可

笑。今已不然，倘有笑者，了笑以反在此人之笑，特行世遠，性
亦已改也。然中國之所謂幽默，往而不晚矣。林庚記云，其
是亦可奈何。小此文亦宜畫上未必坦蕩，然上其物狀，誠
之乎。

照相僅有去年所攝者，倘為先生個人所需，而不用於
刊物，當奉呈也。

此復，中汲

特復。

魯色

四月一夜。

姚克先生：

昨寄上書一年，不知已到否？

小說插畫已取來，今日另行掛了畫出，由五幅，兩幅大略相似，擇取其一。作者姓魏，名雲在圖上。上海也有木刻家，大概因生任國侯而走散，現在我亦似找到魏君，他專用毛筆而帶中國畫風的，但畫的畫，畫其衣服，上有漢畫（如衣左袖等），不區區庸俗，而且比歐何何作，錯位總可較少。不知可用否，希均鑒。

上海常雨，不知陰天。我們却如常，幸釋全。

北平來稿，已見過三天，大約這里所刊者為的，小物寫到出山亭止。

此布印謹

吳安

徐石

四月三日

先生：

画从信早收到。我看画是不必重画了，雅然云画多，便有出样，但
也大同小异，所以今天已任其出了。画的画幅，我也决不重那一幅
好，就都空了去，由他们去选择罢。

· 妇女似。最初画又动初，刻太多，宋军未于解此之
原画已言，有正书局印有唐人临中书幅，又曰。女史箴图。你倒要
一本比，看（但即同如呈此妇女，而神比去。比其单比而已。）

毛军作画之有趣。此画，在于军幅，而用乾军画法有动，已耳中国画
中一程车径。起于画去画有动易，工细之军有动最，所以女有何谓，概
你指，是细亦有动的画法。早已有之，因为一军也含糊不得。

中国画史上的幅画，所以为下以採用之者甚多，但信非未进其意，不
易遇到。不，情朝其年有矣友如，是画上流流派和妇女的好手，而我
年印者，方以墨察，不知于欠过否？

此画，即此

先生

四日三夜

元德先生：

惠示收到。照相若由我觅经人带上。恐需时日。

今附上一玉。一而将照相放在巾山书柜，社中想
有送信人。请嘱其持出往取为幸。

此复。不宣

善安。

壬午

八月廿夜

小書先生：

二月二十五日惠書，早經收到，且蒙贈書兩冊，
感禱之至。頃又得三月二十五日函，備至極。旅上海，
瑣事太多，以致大外至今如此，讀讀畢。讀你情感
誠摯，文字流暢，唯誠為未盡一言，在今日之較
覺似于終唐，不過切你寫作，似亦不足為病。閱
風新譯尤明白生動，人皆能解，有出版之價值，
惜山地出版界日見凋零，我又永受過歷，故此
地下，言則為力，均已託書商掛號寄送，至希
察以，有負雅意，真是十分抱歉。

木刻为近世新興之藝術，比之由畫，更易着手而
 便于流傳。良友公司所出木刻刀種，作者的手腕，
 是很好的，但我以為學之恐有宜。因其刀法簡明，
 而黑白分明，非基礎極好者，不能到此境界，偶
 一不慎，即流于^粗陋也。惟作為參考，刻畫^畫亦可不
 可。而同時之際，似以取法于工細平穩者為佳耳。
 才此布復，印法

文安

魯色上

甲子

兩城先生：

三日的信尋木刻一幅，今天收到了。這一幅構圖很穩妥，浪費的刀也幾乎沒有。但我覺得烟筒太多了，平常的工廠，恐怕沒有這許多，又（汽笛聲），那轉用工的時候，為什麼煙筒上沒有煙呢？又，刻勞動者而略小得粗，務須十分留心，勿使看者有「時到之感」，一有，便成為諷刺也。若有暴行而氣憤了。但這一幅裏邊不至此，現在不過偶然而起，略便從，而已。

美術書價是貴的，個人購置，非常困難，所以必沒有一棧園，以同購閱，前年曾有一個社，藏書三十餘年，戰火浩劫，書也大部拿去了。現在刻這畫社也似沒主，我的書籍，也不活不和自己不同，看起來很不便，但過於情形，一時也沒有辦法也。

中國說上的插圖，除你所述的之外，還多得很，不過都是木刻舊書，個人是多方購買的，說也可惜。

故以木刻，我想最好是畫出一種季刊，不消已刻出半年刊或不定期刊，每期嚴送木刻二十幅，印一萬本。其法先由集木刻印本，加以選擇，擇宜之件，從作者借得原版付印。以美木刻家，且大抵有印刷的小機器的，但我們所辦手印，所以為難，其所以付給印刷廠，不過這度一表，成本就貴，因為印刷廠以五萬本起碼，即便只印一萬，印費也要作五萬本計。

其次是紙，估用宣紙，每本約三角半，抄更紙（一種厚紙，好像宣紙，而其實是用碎紙再做的）則二角，估用單紙，可減半，但不好看。厚紙也不相宜。力量，則用宣紙者，連印紙二每本約五角，一萬本為五十

元。抄更低的三十元。

每一幅入送，送你若一本，下出佳者八十本，每本定价，只收五角，
给字集需打八折，仍全数售出，可收回工本三十二元，折本的二十
元，用那交纸而仍要五角，就不折本。

照这几年来刻东看来，送二十幅是可行的了。这一点即工及纸费，
我仍在也送做设法。或者来试一试试看。至于给M. K. 本初会商量，
我自当与你来信再函说。

不过通信及号集外未于稿，但还有一个共同的固定的找同一，一
西兼带表集，这一点，我送想不出办法。

山复，印说

晴安。

送上

力日五夜。

霖城先生：

今晨拿上一出，想已到。午心，將我所存的本刻
看了一看，覺得了以印行者實也不多。MK本刻
會同展覽會，我已經去看，收集了幾份，而其中
不似用者兵大半。這就在乎記者選擇起來，覺
這了印者如下：

一工：推

之之：少女

奏琴

水房以之房屋

以上兩人大約是美為學生，近印者，不刻集

此後其：十一月十七日

時代的推輪者

普之：輪轆(七)

張致平：出路

？：煙火云

？：春頭店

以上五人，是MK會中人。

白晝：工作

街談

小艇

黑煙

小粉城：窗

風景

拉

汽笛：

以上共計作者九人，作品十八幅。白晝及黑煙是回
去了，不知你認識他否。此原版已帶回，刻已剩
了十四幅，或者索性減去不知作者的兩幅，以十二張
為一本也可以。

這有洪鐵耕、羅偉棧兩人，也有好你二三月以前，但都
不在上海，只好等第二版了。

有些字若行有碍的圖畫，只好不登。又，野德社
未刻畫中有些畫者去過的，也不進入。

山布，中流

晴窗

海上

四卜六晚

元德先生：

大札与人间世两年，顷同时批领，佩服一透。诚令人有萧然
 去塵之想，然此特幻境，山作者何，而治山作亦等，固亦急
 中事也。语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响勿藏私，甚感。惟
 惟搏战一年，所才得德，因此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
 仿此善有同体之利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又袖手待
 看大师尝打太极拳，或矢语为撮空，或圆转如握比，静
 然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棧，修于日捷，与不思动矣。幸于
 其弊形为心，山復，印法

著安。

色 斤

四日七

姚克先生：

惠人節兩封信，均已收到。中國不但言之正確之中國史，上古世界史，無人信以同行，青年莫不其好，如今之古，却非如此，都讀不到。當我年青時，大家以胡髮上翹者為洋氣，下重者為國粹，而不知這正是蒙古式，原唐画像，皆皆上翹，今之有一班小英雄，以強小而洋服，令人恥穿袍子馬褂而快，然這之此乃滿洲服也。此種洋氣，我于北洋中已見唐改道及。然其效，蓋以此世亦不讀者耳。

漢唐画像柱一造，因為不然，如數年以集之，上殊可惜。但上所真是是即峰起之鄉，混迹其間，如在烘爐上面，如躁而不可靜，頗及易也，物是若于此，蓋是其一一個適宜之處，不還之論其行，此事終了了之。

清初學者，是從論唐宋，探討前明建國的，文字獄心，乃才事研究信主，多論生日，重了，都猶生子的字者，革命心也，不可同庚一些了，而送日之字者如才家信，不還之于飯碗，是極有益處的。

此布即誌

文步

孫年

四月九日

露初成先生：

十月晚信之未刻均收到，這三幅都平，「匹難」較好。

印行不刻，倘非印一平部，刻之似翻印。譬如你的紙刻，大小為四
十八方吋，每方吋製版費費者一元四角，便宜者八角，印非四之三元五之二
又，每本二十幅，單色製版費僅要一元之左右了。而且之似單圖價
廉，因為你廉，刻版往之，其有時連條的粗細，也與原本各。
所以之刻就用原版去印。入送之畫，仍在非單，其法你者收原版
者來，用小色之五角印了，刻送者回之費，共不過一元之半也。其中
如有之法取原版者，勿不入翻板者數幅上之。

M. K. 社仿制主持此事，最好。但我以為須有恆性而社負責的人，雖是小事，也看你大事情做，才是。例如選紙，付印，付
行，都須行其調查過。據我所知，刻——

抄紙每刀約九十張，價費之二三元，仍多累，不打八折，其中有

破或行着，這以下剩七十出，一用二，而每出需洋一分。

在木版上印，又小印，的吉用手搖機，在中國紙上印，的吉用好墨，以油少者為好。

封面的紙，不好用徑直之厚紙，但次厚的。

此外這有，却沒法多說來確信，然必進行付印。而內裏選擇，尤在謹嚴，與其多而不佳，不如少而好；又次認及底布，風景，靜物，美女，上者加入若干。

工場情形，我也不明白，但我想，放電時所用之汽，即由鍋爐中出來，供不燒煤，爐中水便不會沸。大約燒煤是晝夜不停的，不過加煤有少力之別而已，所以即使未開工，烟道中大概也有烟的，但這這同一聲，確實知道的人，才好。

此復，而改

時任。

上

六月十日

静慧之：

七日惠函收到。居士之信，因我是外行，实不敢回信，非不為也，不似身。念我此刻不之書，真如生脂膜矣，大才意外，筆畫尚不似手稿，不似不用筆？上海出默已補腿色，語堂軒而偏小亦文，名曰，人間世，以見弟一期，有半農園博，東方行一云：「此得朝鮮美人圖一幅，低墨甚新而布向甚別致，想是俗工按舊時粉本繪成者。」低墨一新，任是俗工，勿生今日亦不雅，難矣，此乾隆紙之所以貴歟？年來誠常有歸者之意，但淡涉不易，成否此時殊未可知也。此復不頌。

曼福不盡。

集友

四月十二夜

姚克先生：

頃收到八日來信，一日信亦早到，均于九日奉復，致想已于恩賜檢查
之役，幸逢左右矣。俗據某信，我之過說了一部分，歷來所遇，變化多端，
陰險詭隨如此輩者甚多，倒也慘而不可為怪，多說又不可值得，所以僅以答
復而止，而先生已覺其沈痛，可見向來所遇，亦少此種人，此亦一幸事，但
上不可不小心，大約滿口激烈之讀者，其久後須留意。

徐何創作問題之爭，其中似尚有曲折，以為表面上之簡單，實以文壇之
不乾不淨，却已于此可見。近二年來，一切無恥之良之事，幾乎無所不有，
博士、學者、偽君子，早已成為惡名，此以創，你家之名，亦始為補救自愛者所
不要受。近頗自感未可他業，不似以圖，否則雖販車販米，上較你家乾
淨，固難車販米，不運車夫與小商人而已，而在，你家一名之中，似可包含
無表惡行也。

某信謂好的插畫，比一片大油畫之行為大，這是極對的。但中國青年
畫家，却極少有人注意于此。第一是青年向來有一惡習，即厭惡科學，便

你文学家，不做作文，你作美术家，留其活法，放其银结，事情便互了结。
 较好者似好大喜功，喜欢看「某某派」之方派，而不肯作正，正，好画，刻
 苦用功。人而必正，脸色多深，然不做你「不正」之人而，所以其画是似你大幅
 油画，却不似你，未敢「插画的，德之孩子，就日之相似，而牛而不知跨正步。
 其二，到他们的先生有之责任，因为也是大重古怪的兵多，道之到他们讲
 些什磨，中国德式插画与外国近代插画，青年艺术家知道的极少，尤
 其奇怪的是美术学院中似乎没有藏书。我于去年一刊物，有一「今益不
 高」而实则有「益」之未敢，但经济文章，其书者，皆不易得，故不成。
 上海雅春，而日，风雨，上，不暖。向未未，近到朋友愈少了，其竟活寂寞。
 不知先生至迟于何日南来，愿得晤谈为幸于耳。

山布，印

特

海

四月十二夜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七日來信，今已收到，
知京寓一切平安，甚喜甚慰。和森及子佩，
均未見過，想須由家中出來。迨上海時，始來
相訪了。海嬰早已復元，醫生在給他喫一種
丸藥，每日二粒，云是補劑。近日胃口極開，
而終不見胖，大約如山羊齡，終日玩皮，不古安
靜，是未心似胖的了。醫生又謂在今年夏天，
終令帶晒太陽，將皮膚晒黑，但此事只在
海邊或野外，遠寓劍殊不便，只得臨時再

想方法耳。今年此比天氣極壞，幾乎每日風雨，
 且極冷。官馬多年想看南鎮及岳陵，今年不
 因香市特適值天冷且雨，竟不似去，現在夜間
 亦不可穿棉襖也。官馬安好，男二安，惟近日
 胃中腹痛，此係老病，服藥數天不愈，乞勿
 遠念為要。直山布達，恭請
 全安。

男初叩上。

庚午海峽港印。

四月十日

刘文先生：

頃收到十三日玉函原稿六篇，曷神甚感。此二
是先生之同鄉，年未而立，看文章，雖若世故深
深，實則多從書中或推想而得，于實際之知，極困
難，款歷者不多。對於投稿之偶有刪改，已更加以解
釋，想不至有所誤解也。

日前又收到一篇，今附上。

此布，即誌

道安。

己

卯年

頃收到十三日信，謹悉。如向未厚于私而尚未下，
前之不致以照片奉呈，正因並非私人請託，實有公諸
讀者之意故。近來思想倒退，固以家之名，始覺頭
痛。又久不執筆，寫上之付，亦且深以心，識去雖以
于匪馬路，進飯館之類，殊多不便。自是身年係未必竟
之似得，但其所以私而辭之，勿謂其精也。一而初之，一
以辭之。此事事年不必也，惟此處承下問，批然以感，
遂輒以布部懷，美之由亦不詳察為幸，以復印法
道也。

色上

甲午十二月

克德先生：

有一個相識者持一卷文稿來，要我寫一卷書之地，
我覺得，人間世，或者相宜，終止託書者直接定可
去。究竟是可用與否，自然是說不定的。倘可用，那就沒
有什麼。如不合用，則對於先生，有一件特別的託託，
就是從速寄還我，以便交代，是神之靈，至感。
那文稿名，「泥沙雜拾」，作者署「用齋」。

此布即頌

特安。

廷

九月十六日

清楨先生：

日前收到来信，并算照一纸，本初一幅，感谢之至。这一幅也
显有缺点，因其中之人为妾媵，与翁回之，必必恰生相似，所以即行
起来。二者心去其一，我想，或者这是留这一幅罢。

见孝之二十体幅，早经收到。或人之象，平後，祇孝之，以構圖是
很有力的，但我以为站看的那人，不相称，也许没有她，可以更好。这
最佳，只是人物太大大一点，倘若站起来，不是和牌坊同高了吗。

我刻同日本，已经二十多年，与你在杭州大不相同，这相像有什么可
以奉告了。又来信说要我的朋友写信，不知何人，希告知，仍为我同
熟识，那是不可以忘记的。

于山布复，即次

晴后

上

四十七夜

霧城先生：

昨天才寫一出，今日即收到十七日來信，備極詫異。做一件事，言論大小，倘有恒心，是很不好的。而看一切太難，固然似使人言成，但着看得太容易，也似使事情有結果。

我已經看過MK社的展覽會，最近又見了名木刻社的木刻集（那書上有我的序，不過給我看的圖，和現在所印者不同），覺得有一種共通的毛病，就是並非因為有了木刻，所以來開會，出書，倒是因為要開會，出書，所以得叫大家來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難免都拿來充數。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這缺點的。

木刻這本大書，所以我的意見，現在首先是在引起一般讀書界，的注意，看重，於是得到榮譽，採用，就是叫那條路開拓起來，路開拓了，那活動也就很大；如果一下子即把她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幾個人來談談圖看，這實在是自殺政策。我的主張雜入藝術、風景、各

地方的风格，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去世界上去，印于中国之活动有利。可惜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大概不以为然。

况且，单是题材好，是没有什么的，这是要技术；更好的是内容还不怎样有力，却只有一个可怕的外表，先吓普通的读者嚇退。例如这四位名木刻社的画集，封面上是一张马克思像，有些人就不敢买了。

前回说过的印本，或者再由社想一想，而一回试一看，可这之作多，也许不能作为，月刊，或不定期刊，数目以相也，会在三十幅以上。不过罗君自说要出书集，克白的住址我不知，能否收集，是一个疑问，那末，一本也只有二十幅了。

此复即颂

时侯。

色上

力日十九

又相信傅先生有热情已言他处若素，我望他们未必用，即用，也一定偏小，过回也仍可收入的。

姚克先生：

十三日午，早收到。近來因患胃病，腹痛而乏力，躺了幾天，以致遲
復甚歎。中國人總共喜歡一個名，只要有新鮮的名目，便取來
玩一通，不久連這名目也糟蹋了，便放開，另外再取一個。真如^{里色的}華租一
樣，放下去，沒有不烏里的。譬如，偉人，教授，學者，名人，作家這
些稱呼，當初何等不^過寬，現在却聽去好像諷刺了。一切言不如此。

石印畫象印起來，是要加一點說明的，先生肯給我譯成英文，更好。
但印起來不易，書身也未必肯看。聊尽自己的一片心而已。老鋪不畫畫象
我有全套，湊合起來似乎還不全，倘碑帖店還有數套來，則除先生自
己所要的之外，其餘的請移我閣下。庶幾可以湊成全圖。這不宣，力五年
前用此套起來了（古往今來，不知何意），本套之前，掃了一次，聞洪健妻
與有一套，要託人轉給去借，亦不肯借，可笑。此復印謹

安

徐

九月二十二夜

嘉城先生：

十一日早收到二幅均收到。這回似乎比較合理，但我以為煙道大小，不如索性加大，直連頂部，而連里邊也不留，別怕這要有力。不知先生以為怎樣。

M K 木刻社已有信來，批評慢的印一本試一四版。

先生的信，容我再看一下，仔細排定，然後再拿上信版。這回我恐不必物版，唯恐定會，並付印，凡入道之作，不可法徒印存，到得有二十條，^幅然後付印，可也。

此復即誌

特復。

連上

二十三日

齊云先生：

惠玉讀甚。所舉的三種青年中，第一種當然是令人景仰的；第二種也情有可原，或者也不過暫時休息一下；只有第三種，除說是於機之外，實在言不可解釋。至于如戴季陶者，這多得很，他的忽而表忠，忽而講孝，忽而拜懺，忽而上塔，這是因為慨歎舊事，或藉此逃避良心的責備，以為這是忠厚之談，他未必準備自己，其毫言特標者，不過用言聊以自恥，以應付環境的變化而已。

來問太大，我不能答復。自己就至今未似攝性小我，生物大言之漸，但總之，即使未似經上戰線，一切祇為大家着想，為尚未着想，這大約總不會生錯了改的。

才此布復，即此

特復。

已上

四月廿九夜

白壽先生：

四月十八日信，均已收到，另木刻兩幅，初學者急于印成一樣東西，用手是大抵如此，但此亦似印不可忽略了基本工夫，因為這刻法用壞下去，很似走入北刻的歧路上去，而粗一看，很像有魄力似的。

木刻書印成心，古書上一二^十年，其時大約要在五月中旬了。木刻刀古于日內到書店去問，倘有，印時其書上。文學雜誌上的木刻，先前是我造的，以來我退出，任不造問，近來以跟着德國一派的木刻，不知何人所為。我甚恐怕是著源式傅東華輩

近來上海信言很多，我不太去問，但我甚印一種中國木

初的這集，看情形定為季刊或不定期刊。每本約二十幅，
用原版付印刷局去印。以一百斤為限，以為換吹。先生之
作，我些進去的有，街邊，工作，小艇，里煙，力幅，未之可
否。信可，包希將原版用小包寄至書店，印心印
印寄送，或託任人帶來亦可，因為這不是急行出
版的。

才山布復，印送

時海。

九上

九月二十四夜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十六日未示，早經收到。和森兄因遠地生疏，又不便耽擱，未似晤談，真是可惜。紫佩亦尚未來過，大約在家中多留了幾天。今年南方天氣太冷，果菜俱遲，新筍乾尚未上市，不及託紫佩帶回，此似將未由郵局寄送了。男胃病先亦雖不常發，但偶而作痛的時候，一年中也或有的，不過這回時日較長，任服藥約一禮拜後，已漸痊愈，醫言只要再服三日，便可停藥矣。

請勿會為要。寔馬亦好。海嬰則已超健壯，
身子比去年長得不少，說話亦大進步，但不
肯認字，終日大聲叱咤，玩耍而已。今年夏
天，擬設法令晒太陽，剝皮膚下以結實，冬
天不致于容易受寒了。老三亦如常，但每日作
事八點鐘，未免过于勞苦而已。餘容後稟。尚
此布達，恭頌

全安。

男和冲上 履平及海嬰隨叩

四月二十五日

白清先生：

幸方亨一出，想已達。頃至內山書香閣木
刻刀，共有五把，一套者，據云鐵質甚好，每
套二元。不知可用否，倘若要的，可用小包
郵寄，候回示辦理。

此致即頌

時安。

送上

方亨

聚仁先生：

惠函已奉到。南陔北调集于月初托书局付部，而近日始寄到。你事之梗，令人咋舌。多俾感忱调，乃以说介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改，杨邨人却言之，此亦实是一言概之，言其性，亦言真相也。

学而弊大，说记忆，基础科学等，多少回年，然而不过一毛也。此亦非多年练功不可。我学理论而年以，持聆听总试聆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弊如一，大不书而可记之了然。今幸放棄，免于教人，亦不幸又成文说，或不免被殺。仿与崩溃之学，是尚待

存，當之仁此心，場上與馬以可。

周伯人自書詩，誠有佩世之意，然此種辭，已為
今之青年所不憚，羣公相和，知多正于肉麻，于是火
上屋油，遂成案卷之的，而以此等攻擊文字，此
外近日亦多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負此
閱之責，近似亦有人覺閱之將止，已在却考于清
流或輿論矣。

才山布復，印誌

道安。

道安

四廿廿日。

如燦先生：

惠玉函垂。我不習于交際，對人常失之粗鹵，方自歎之不敏，
行取，情思焉。同人通外，蓋視之為主人而此鄙人，與零喜恩
不似比擬。丁冷被捕，生死而未可知，為社會計，犧牲生命豈
然並非終極目的，凡犧牲者，皆任為人而殺，或萬一律存，
于社會或有垂彩仰望，故吾等所棄其生命可也。夫之退去文
學社，予有一信，予同于文學，希參閱，要之，是在寧不與敵
人明打，不致受人暗算也。行家擅竊文，其人丁死，予
^{全個}文壇等同休，於未嘗視為問題。每隻，明以

特按。

粵 迅上

五月一夜

西谛先生

再版北平受辱，不知已在进行否？初版

之一部，为二车中未缺王诩画梅（题云：

字与流落人）一幅，印时希多印此一纸，

幸下以便补入为幸。此致印信

善安。

（上）

辛酉二夜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四月三十日未示。頃已收到。紫佩已來
過。託其帶上桌布一條。枕頭套二個。肥皂一盒。想已早到
北平矣。男胃痛況已醫好。但送在服藥。醫生言因
吸烟太多之故。既極逐漸少。至每日只吸十支。惟不知
能否做得到耳。官馬六安好。海嬰刻日見長大。每
日要講故事。脾氣已與去年不同。有時亦懂道
理。容易教訓了。大人想必送記得李秉中君。他近
因公事在上海。見了兩回。回在南京做教練官。境况
似比先前為佳矣。恰容佳稟。弟請

全安。

男 相叩上。海嬰及康平同叩。

五月四日

諸堂先生：

先生自序，人間世，謂諸君如吾先生又太多，此中作者之極多文章，而吾等可從之好，亦即虛也，為一邦之人而不滿者，或因此致。同於先生之收拜職，自由法而日，多一書矣。又及。

未示補遺。我輩非盡心人，但同于小人之議論，或亦

隨時涉獵。竊謂反對之輩，其別有三。一者別有用

意，如水龍居，在此可耳道；二者其熱心，如自由法上

屢用怪名之其位，第印，此以推拾之作者，雖時有冷

語，而殊多惡意；三則先生之所謂，抗者，既，此非

必意在務譽，因德境之異，而思想感覺，遂彼此不同，故

詞旨論，已不能解，而如不佞，每連歷迫此，輒更相戾

易怨，似此身歷其境，不易推想，故必考高到底，無

可如何。但動向中有數篇稿，却似為水龍者所利用，

近益已悟，不復有矣。此復，不請

文安。

延年

五月之夜

允德先生：

惠示謹悉。此雜格之作，零印以禮之筆名，在自由格上投稿，为一部分人，总是括作之人，此文格例，确皆由我制之。作者自宜與到甄書，然不常見，故無從囑託，亦不似囑託。今手頭但有雜感三篇，皆自由格，不敢火而退還者，又實與大礙，然二平之。今姑亨奉，不用勿用，太觸目，實刪少許，亦不妨，不知仍希擲送為荷。此致
文安。

也

青丘夜

齊雲先生：

四日惠函已讀。關於近日小文的流行，我倒並不心痛。以筆跡或留學獲得名位，生計已漸充裕者，很容易流入這一派。蓋先就原看鬼迷，但因環境所迫，不信之氣，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滯者，漸玩古量，始見老派，則為其奧博，見文造，則為其典贖，見佛位，則服其廣大，包宋人法錄，又服其平易起脫，為服之下，幸爾宣揚，這其要道是當而法之老手段。有一部分青年是要受其害的，但也原是脾氣相近之故，于大局却言大同休，例如，人間世一出，既必究竟不滿者甚多，而中三則已有隨感法，雖多澄曠快，然之與偏執者所言之，用過。相矛盾。此外思想這有變化，仍依然一味趨然如外，是不會長久存在的。

我們試看投稿人名單，中國在事實上確有許多作者存在，況在那個羅在，人間世中，藉此看，他們的文筆，思想，也未嘗不用。

此三期便已說明，而謂名家，大概確有其名，零四空間，其作以且不及名小字，如申報等報刊或業餘團刊中之作者。至于周作人之話，其實是這藏書對於沈沈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察，加以吹播太過，遂致使大家覺得討厭了。

我的不收在集子裏的文章，大約不多，其中有些是遺編的，有些是故意刪掉的，因為自己覺得言甚了取。「浙江潮」中所用筆名，連自己也忘記了，只記得所作的東西，一篇是「說卸」（以未譯為雷聲），一篇是「斯巴達之魂」（？）；還有「地底旅行」，也為我所譯，雜譯，其意乃是以此，筆名是「素士」或「赤士」，但也許沒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學的人極少，沒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現在都說我的第一篇小說是「狂人日記」，其實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狂人小說，收在小說林（？）上。那時這物還是革命之前，題目和筆名，都忘記了，內容是講社稷重的事情的，後有博識者的批語，這活了幾本小說，真是獎品。那時送有一

东。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版。除了别人的名字了。又
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十五角，至今不知道重印出版。张寄平式的
文版，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鲜花样。以整我的人
物为榜样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感，所以令人是
消今之少，遂不以昔为，但我看也差不多。

妻为误君和我，恐怕未必相投，因为我那同叔即已三十多年，他七句
不送二十休，不会相见的机会。日前曾给我一信，也是问了先生
之小可者的，信中有几个问题，即与以答覆，以而而信来。

「碎割」之说，是一种牢骚，但那时我整人以移，你今，校对，却真是
起劲，论在是整得多了，所以高我同回信的工夫倒是有。

此复，不送

特候。

鲁迅

五月六夜

静农之：

六日出到。去年书心，念了信，其中五年，是信刺交
密，常说沈亚之人的。山书什我自资行印，但记人罗终等，
就被刻成了一通，低墨墨多，印信不成样子，其也不款。

不久又有木刻画集出版，印成以古字七年，其一是送物初之
的，始先说明。但因为重量图外，亦有六年也说不定，若然心
亚之的是另写的了。

北平话公，真令人遗憾，或初媚上，或初取客，回忆五回时，殊有
隔世之感。人向世我其之解何苦为此，大约未必似之，倘有被
麻碎者，亦不足惜也。

山布尔经

时安

静农

五十年

思遠先生：

前得信，曾寫回信，後月八日，始到。後來因為知道要去教書，也就不寫了。近來出版界大不景氣，稿子少人承收，印印也難索稿費，我又常以病不能走動，所以恐怕很為難。但此方大同也未必有回書的基礎，所以姑且寫來給我看，怎麼探呢？看分放在這里，也許會有碰巧的機遇的。

文史的到，其一已郵交，裏面的作者，雜亂得很，但大約也無妨。像文學季刊上那樣的文草，她可以寫一篇，但，寫至何處？這有一序，是公未未時，仿用舊名，這于文史言好處，現在是不管內容如何了。雁居之作亦然。這序詞與編輯者說明，他大約未必知道近事。至于別人的作，却很難，一者因為我交際少，病中又與人往來了，二者青年作家，抵若于生活，信有信，而物或近憂病。

這里也沒有什麼新出版物，惟新近印了一本劇本，不久又有不刊

集一本去來，那時有一回寫上。

北平要護我這有剩下的，但有缺頁，已出明郵局補印，待其寄到後，再補入這本。……包以頭人各有印章，我想郵局一定是有的吧，我也在封面上寫她的姓名，較為簡截，能先行接洽。這里去了一種雜誌，春走，這不出麼好——也不如好，不唯好——請教却這不錯，但不知未必久長，其信約付九島煙瘴氣，不過看的人也無不多，又情之至。

北平常，患病，不工作，亦作也言費用。學生言況生，故不大去外，總是得看的時候多。信似郵也瘴瘴，是很好的，然亦不辦不到，真是這法也。

可山布復，亦仍

時候

緣起上

五月十一夜

魯否先生：

惠書收到，拜剪報，甚感。小說林中的舊文章，恐怕是很難找到的了。我因為向學拙笨，所以喜歡科學小說，但年青時自作聰明，不肯直譯，回想起來真是悔之已晚。那時又譯過一部，北極探險記，敘事用文言，對話用白話，這前數卷先生何今才高幹帥書做，不料不暇，編輯者遂將我大回馬一通，後是譯法總行。後來竟未譯完，終於沒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見了，這一部書，好像至今沒有人檢去出版過。

此書平式和昌不羣式，我看有些不同，此本為利，此却為名。名和利當然不同，但此氏是為名的成分多一點。近來如哈同之印藝所裝編和伴任，利翰始之刻大書，卷造老，是近于不羣式的。而此式氣味，却迥異焉。

漢奸汪精衛，是早有人逼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喧嘩。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二三篇文章，說是他之宣傳，受之于我，而我則因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這些手段，十年以前，五年前，十年前，都是這一套。以我們的行營知道什麼是民族之正義，又何嘗想到民族，只要一口有骨氣，便吹別吹動了。其實，欲使我真做了洋奸，則他們的主子就要來握手，他們這敢開口嗎？

集一部，團團十年，加以考察：一、作者的真姓名和變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三、大約于以來的讀者，也許不無益處。但此物也不多，因為自己或同時人，較之底細，所以容易了然，以人創未嘗身歷其境，即如滿鞋塔癢。譬如小孩子，未嘗被火灼灼，你若告訴他大約是怎樣的感覺，他到底莫名其妙。我有时也和外國人談起，在中國不久的，大約不相信天地間會有這等事，他們的

为是在晚，天才夜谈。所以为多偏印，竟也未快上之。

二刻，这类的文章，向来大约很多，有我曾见过的，也有没有见过的，那见过的部分，向来也随手散弃，不知而在了。大约这种文章，在身受者，最初是含愤恸的，后来任论一多，就不大按意，也更气愤恸或共痛。此也。这就是非必思如往日受鞭撻，送到活下去的原因。这些^(二刻的)人未改革的文字中，有虚冀野作，有邪佞若的化名之作，先生一言又大嘘一骂了，但是，人们是往，这样的。

到文先生不做偏袒，为他自己说也，倒乾净，自由谈是难以办好的。特生原上相谈，但他未接办，真也委委如也。我不妨说这很很久了，有一个常用化名，要引佛经的，常有人乱心就如此，其答是创一人。

此夏印说

特说

九上

五月廿五

汝行兒：

四月廿五日信早收到。翻譯材料決沒有，只好作罷了。

到院在為止，洗滌收到報紙一份，文字板數份，今日已託書店掛之字奉。板的鏡數，並不相連，可見途中時常失少的。之

近印刷本一箱，記號轉交，已收到否？印的很壞。

現代書局的稿子，也未教次，他們均置之不理。

本月初廿二及廿四出版，擬寄給你者，那時寄在函包。請兄留意依函張(五人)字下，印丁照上。作者是 D. I. Mitrokhin, T. A. Favorovskiy, P. Y. Paulinov, A. D. Gromchikov, M. P.ikov, S. M. Mochalov, L. S. Khizhinskiy, N. V. Aleksiev, S. M. Poghosky, A. I. Kraschinsky, N. I. Piskarev.

我們都好。此布，印改

特候。

才錄存

五月廿三日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紫佩已早到北平，當已經見
過矣。昨聞三弟說，荀乾已零來，印可寄去。

又，三日前曾買《金瓶世象》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
一部三本，皆張恨水所作，分二包，由世界書局
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嘗看過，不知內容如
何也。上海已極溫暖，寓中一切平安，請勿念
為要。專此布達，奉頌

全安。

男
松叩上，唐平及海晏同叩。

五月十日

西諦先生：頃得十二日惠玉，獲印本初圖等一摺，以同時收到。
似有愛護補偏，以大佳，但最好是有人仿仿，仿以一人為之，未
免太短，且必在一件事中打圈子也。加入王、馬兩位為編輯及作
序，我任贊同，且以為在每書之首書上，可記明原在之所從來，
此四部書刊例，庶幾不至掠美。十竹齋箋譜刻成印一二批，以
板印之後，我也贊成的，但此非原籍書，印售若干心，銷路未必
再似名聲盛大，王君又非高人，不善經營，刻印之六行，異于發骨。
其發行好在印其時，印為年頃價重二成，作為原在之主人，扣物，實
者所甚不多，而一而反較有實之望也。至于版，刻者然也，好與牙。
剛版畫集，印刻甚好，圖句定以，其畫最佳，柳枝較近，可惜者
紙出不堅，以難耐久。然二刻之畫法。此書之北平箋譜之昨日，
贈者自去精力，但万部或高可佳。有圖之說，非專心版在去其

名其好，詳細之解說，亦不可缺也。

得來此心，始之，推公嫌「為先生作」，其先言漢一過，但以為太為，於常法，

所拘束，非似所懷耳，此外二言他感想。別人批評上未留意之。文學中

文，往，得批評，蓋亦此人心為也，是作家集團所必，必加以打擊。

至于謂，此種作家者，七約是，初邊中語，其意在「面中傷」又了，倍之

此種主義文學，一面又在淺利所謂「我作家」，其其多於作也。此

中所謂，左打左派，右打右派，「戰報」以來之走拳法，而寧可欠其「盟」也。

新志中作者少年，往，粗心厚氣，傲然凌人，亦所難免，如身之初

着及鞋，必故意放重脚步，令其臺，作多而心快，然此言大要意，可

以一言置之。但另有文派，聲名多枉，正亦一些人。聯合謂此之為「盟」

調也，乃吾日人美堂而作，意在臺閣，稱為厚奸；又有不滿于語言

者，竟在報上造謠，謂有福建獨立時，其秘密前去接洽。是直欲置

我們于死地，這是我有生以來，未嘗見此黑暗的。

此文化他調，其調用之因，上「林」之論戰多涉，蓋亦有有力者，非其者

既不了，而情中若動者，似為待斃。山人在官場中，蓋已解得在作爲，且極
不願我在自由法下稿。據若何家愧你稿事件，即彼與楊邨人而爲，而
自由法亦有，利于行之文章，遂致彼業之隔，以有署名，字文自由者之
一文，敬告我爲我作，因念思，支君之志堅，然字文實非我，我之供
未之其文中之行也。梓生忠厚，然阻... 看這幾天，於稿者似與以前尚
有大大不同，但我看文識收必有稿勤令不載，違之，則運之亦與列文同。
要之，自由法之物是總歸難辦的。

二、動事誠然最好。我在野竹中，筆記一男一女，稿乃其之懷行中，言聊人競
造而往，以必必有事件，然其言聊，而二人從此毫言動作，以致言聊人似然
言聊，至于老死，豈曰，復仇，此是此意。但此上不過懷樂之談，後二人
或相愛，或相殺，這是監所欲而行的爲是。因為天下此是亦文識之云
下也，如復印法

正史

九

五月十六夜

此文當作一篇，于月底寄上。

亢德先生：

奉上剪報一片，是五月十四日的「大美晚報」，三個怪人」之中，兩個明，是畸刑，而何與之所謂「腦裏疾」，大抵譯創是病人，其病是腦水腫，而乃置之動物園，且謂是「動物中之特別者」，其公十分特別，令人愕然。隨手剪之了，不知可入「古系齋」否？此亦不淺著祺。

啟上
五月廿六夜

亢德先生：

惠示從主，蒙設法詢嘉業堂書，其
感。以故，指濟，拖為古未齋尾已，自今不丁，但
署名希以為，中頭，估嫌太例，則，準，六
丁。論法，雖先生所編，但究屬盛家整壻
高二，如珠，不願與之，太有瓜葛也。

才山布復印法

文安。

志上 青大。

白濤先生：

九日函收到。展覽會以不用我的序言為便，前信已奉陳。而且我亦不善于以此等文字也。

本初可已託書店照寄，其寄法同為沈銀換頭法，即如存郵局，而由郵局通知應付之款，交款取件，比平常為便。

本初送其散裝法續計印，先生之版，未知何以速寄下否？又外國本初送集名，引至集名者，不久可出，計五十九頁，定價一元五角，未之廢外有各講取之人，仿似於先生之數目，古言上也。以布印須

特便。

五月十八夜

不務城先生：

之未通信，近也步履如常，為念。

M K 木刻已送來原稿六塊，現即擬逐函進行。先生之

件，費用，窗外「風景」，拉「三種」，可於任中交與書衣，

于印心送送。最近之三種，刻版木太大，不知容也。

白信之委已去信，但尚未寄來。鐵細見之原版，不知在上

海否？不知，不知初下一期印本了。

複製最難木刻，下月初可成，擬定今年，以掛號字上，不

知由洋書館代印，言失誤否。任中之文也。

山布印記

時信

上

五月十八夜

小峰兄：

再版，係自由書，印款收條，与叶威等合为
一纸，今檢去主了上，能改寫字下可也。

此布印信

刻安，

送 上

五月十九日

世肩之上：

引以一切如常，可作錦注。L. L. Lang's 的姓名，日本人的讀文中有所也提起也，但此却未見譯本，好像不大注意似的。

巴羅哈之作實任我所譯，所據的是笠井健夫の日譯本，名「バスク牧歌調」，為海外文學新選中之第十三編，新潮社出版，但這在一九二九年，現在恐怕未必還得到了。又曾見過一平「革命家手記」，也是以人作，然其出所不及的確的書名。

巴羅哈是一個好手，由我看來，本領在伊巴涅文之上，中國是應該認今的，可惜日本以外並無譯本。英譯本得有一本 *Baroja*，法譯不知道，但想必是不會沒有的。

此復即頌

特頌

以上

五月二十二日

于魯全先生：

惠示謹悉。新報昨晚能送到北京去了。前欠其所刻書目，甚是，雜亂文章，有用書上不多，但有些書，則非僅寫以此公者，是不會刻的。所以此道已是毫氣益處的人物。

未印之稿你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引種化名，其書于「語」，「新青年」，「晨报副刊」等處未刪去未印者，其相送不少；記得「語」中一年的頭幾期中，有一篇仿給去摩詩亦寫之的文章，也是你作，以此去摩便然而不再投稿，蓋上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說：「克調子已經唱完」，因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報上且之亦載過的。

至于「魯迅在廣東」中的講演，刻記得很壞，大概和原意很不同，我也未加以訂正，希先生都不要她。

除了我的那一篇小說之數，恐怕不是十說月報，仿博概也未曾辦過小說林，刻批評的也少，也許是包天笑之類。這一個社，曾去過一單「俠女奴」

(天方夜話中一段)及「英雄救美」(小可憐)，其實是用你人所譯，那時他在

南京小師學堂做學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弄去的。時候是在宣統初。沈高務印書館的書，沒有，僕女如，創這社大半該是小說社了。

看一明末的野史，覺得現今之國到法，也並不交屬實，而幾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師女之章，大罵明末士大夫之，這激卑下，加以亡國之罪，創手段之相像，他們自己也覺得的。自然，戰印起來，才也去始不可，以你以未若的借鑑。但讀者不察，往往以為這些是個人的事情，不加注意，或幻反謂我，太亮。我的報感集中，華蓋及僕編中文，雖大抵和個人聞事，但實為公仇，決非私怨，而諸教袖手，是見讀者的判斷，亦幼稚者居多也。

平生所做事，決不以此表示之譽，但自問數十年來，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時，想到中國，想到將來，願為大家出一點微力，却下以自白的。僕面與小兒較，幼心力更自白矣，故，固到才手，或志于明日作之。

才以布復，以改

時信。

也啟上

五月廿二

再此致似未有以兒混入，但他們礙於不堪，有版亦不印，適有新華要外幫忙，遂移與之，而非全卸也。到中山定時，為見許，最好于三日為終我一信，按明日始，時間，我至按時往候，其時間以下午為佳。又及

世珍兄：

十八日未收到。既在存稿，又托弟兄寄信去催，故特致函去信，且待数日，看其有否回信，再说。仍盼来信，勿吝函示，其时再由弟兄寄信可也。

书报挂线，全由弟兄办理，我虽不加忙，但不等于之且之不候，言之不候，似手不如其挂号，因为偶或迷失，上殊可惜也。

诸寓均安好。本胃病已愈，但此许多年老病，数根刻不似矣，只似常，小心宜。此友友，其能以译言一此说，一及文坊消息应用，令我刺共。

此复即致

时安。

弟 稼 年

五月二十三日

世兄：

去年方字一出，想已達。

本刻集已印好了，而祇，重量，每包六份，每包四份，所以寄与你家的書，祇下四包了，每包三本（其中之二是送V.O.K.的），祇，兄再一費神，另再四張字下為禱。至于字樣，則妻友會打印章的。兄之一本，定于日內寄與兄（因為一共五個人的數本），託其轉交可也。

弟 布達 叩

文安

弟 布

五月廿三日

園府均吉

平務城先生

午方才寄一信，而晚間便得來信，早未暇之愧。本刻集本可寄，但因已託了書衣，不想再在^取回，所以未性^取寄了。以希照前信託友持歸于便中，取一取為荷。這回印得頗不壞，可惜的是有幾幅太幅，係少不少了。

白弟兄愛我亦有信來催，但未得回信。錢耕兄的作，恐怕以似待才二集訂印時再說了。因為我備下之瑣款，存着是很靠不住的，似仍為了列事花完，所以要办的事，必須早办。改在己左里抄更紙二十帖，從下月初起，就抄清續印起來，待接到二十餘幅，便裝訂卷集。此次撤印乃二十本，除每幅係去如清一本外，可有五本上卷，大約每本五角或六角。就可收回本錢矣，此布，即此

特安

白上

五月二十二夜

平齋先生：

頃得廿三日函，蒙示重刊諸事，甚感。小說史所為
在北部，同存書有千餘冊，一時急事似再版，此日重
印，當以此也。

兩舉之說，誠為尊說，惟楊邨人太瀟灑，其特
長在言死，居心陰毒，亦手段不足副之，近已
為，新上海烟市月刊編輯，頗有騰達之意，其
寒盡難，生成是一小飯，總難脫胎換骨，但多
察勤惜核劇而已。

宋明野史所記諸事，雖不免雜恩怨之類，但大

概亦不造甚，而且往，不足以盡之。五六年所考書教法，
 見日本書記，其因於基督教徒情，大刊之法，與別國不同，
 乃遠以火燒之，已大歎其苛酷。必也唐人筆記，外
 云有官於此，亦用火煖焙，渴則飲以酒，此又日東人所
 不及者也。岳飛死，家被流廢外，嘗有人上書，謂左就
 地斃死，勿令之人心，似亦非不如此人乎。

偽篆錫教，乞于下星期一（二十）午以二點鐘惠
 臨書店，當在其地相候，得以而晤，可稍詳于
 筆談也。

勿復，言終

刻安

上

辛丑夜

思遠兄：

九日信收到。關於抗爭的抗議，自然也有道理，但時候有些不同，那時是平時，所以較有秩序。現在却是戰時了，因此時或有些變動，甚至北平朋友為何伯，叫少昂為小烈，上往者有之。但此以我所以改正。

那位「女學」，不知是否即吳夢雲，對他好像也是太太先生的學生，和我可以說是同窗。不過我們沒有見過面。文章與趙月底寄去。但雁屏之作，句一言未及人，因為索文之遲，才一在才，催，而我們不易見面，亦素寫信，大概言甚款力也。

河來信，不知道兄亦與鄭君認識，這人是不壞的。北平要譯正在再版，六月間一書，也有我的條約在裏面，之下就這取譯一部，我已寫信通知他了，一面也請他自已另作一信，與他接洽為要。這書在最初計畫時，我們是以為要抄本的，不料並不然，現在是至再版，真是出乎意外，但上海仍舊的者，却以兩人亦也。

前幾天，寄出卷之二，到車一車，由郭女士轉交，不知已收到否？卷
 之二並不好，不過作者多係友人，故亭上。到車譯的很好，但印得
 其壞，此件我出過印，而先被任手印向人判罰了。今天又以此書一包付
 郵，你直寄，內有卷之二，先或已見過。又本初集一車，勿取出，
 大約中國國版之印，很少曉得這一車者，然而從其印未的，這
 不不款。印了三五車，看來也是對本生之意，此心大約不見得印
 書了。

上海的空氣真壞，不直于衛生，但此外也無可任之憂，山嶽收場，
 是枉好的，而非常高不為力位，所以雖此要臨此去命，也這不得在這
 里混一下了。

此書印後

晴辰

豫上

五月廿八

西諦先生：

新俄本初集已印成，今日亨奉一本，想可上此信同村到達。四本
從東京印來，每本在俄一之二角，並不貴，印之也不壞，但三萬五千
年必怕堆入臺完，刻於中也必矣。

北平後海沿內山之卅部外，我曾另定兩部，其中之一部，是今
與王恩遠層的，近日得他來信，始知此與先生相識，刻出版以此
一部可就近交與，以此卅一部運德家好了。一面刻寄信通之他，
令他自行與先生接洽。

函版出時，寫書卷之兩沈，似乎得此這一部，不知然否？

文字系刊中文，多于月底寫完，但言聊心仍與，是亦相
親也。上海盛行小書文，有人說我在後日攻擊，其實不然。但看近
來名家之作，却其也愈看愈覺不厭。此布印後

著安。

延年

青芬。

廿年慧先生：

今晚往書衣，得見留字，欣幸之至。本星期日（二十七）下午五點鐘，希惠臨。施高塔路大陸郵局第一號九號，盼^候任菲均，務作長談。今弟是日想必休息，美之同來為幸。

大陸郵局去書衣不遠，一進施高塔路，即見郵局樓房數棟，是為，留書小築。山小築一完，即郵局一街耳。

山布是佳

文安。

豫有

五月二十四夜

元德先生：

頃蒙惠函，謹悉雅意，前王六早收到，甚感。

以家之名相美，若不自量，固以為之好，從字其列，

近來稍，惶惶，已屬言之。以腹中之思想，寫中

二無書齋，夫人及子，更與文壇言涉，雅命

三種，皆不敢承。倘先生他日另作，係作書小詞時，

當羅列圖書，擱起架子，婦人歡迎也。

可山布復，即誌

著安。

述上

音少

徐行先生切山之功。

趙庸先生：

表示敬意。我因為根據着前幾年的經驗，對於有幾個考慮的出版物，早先決不投稿的，而先舉報是其中之一。

他們善于候機利用別人，出版刊物，到某一時候，便而全變，決不為別人所欺。例如《新報》，自由談半月刊，這名刊物，是農村和乘機，得三好的，他們說這先生

為病勢，不是首先加一步，這名刊物，是編者說的，所以我想這一句忠告：不要去

我不知先生見過否？這名刊物，是編者說的，所以我想這一句忠告：不要去

做編輯。先生也許想：已經考慮了，但不失信口。但他們是決不據信用的，請信

用要兩面講，待到他們動險之後時，事情就交轉。所以我想先生堅決的停掉，

不要跳下這泥坑去。先生想于去年有這名刊物，這名刊物，這名刊物，這名刊物，這名刊物，這名刊物，

善美

五

五

清栢先生：

頃收到大作第二集一册，佳甚，甚多，謝。

才拙造中國作家木刻，集成一册，年一册或兩三册，名曰「木刻紀程」，即用原版印一册，每册二幅，以任流傳，且引起愛藝術者之^{注意}。先生之作，概用字，這在「版畫」，「韓江舟」，「夜渡」，「靜湖」，五幅筆的白畫」之種，但沒分兩期，不在一册內完成。去年拓物，僅每幅印書一册，不一不一以原版欠供，信以為可，刻希印用小包寄了二三書卷，印記書印奉送也。

去年兩印初供木刻，近已印成，似尚不壞，一昨日已由書卷寄上。一册，想物到在山信之可也。

如佈印誌

文安。

送上

五月廿九夜

文以之文已成，今主上，寔考而已。

前出謂其居為太炎先生弟子，今思之殊得，

太炎先生之學生乃名承化，末一字不同也。

前言畫集考之作，其已達。

此布，印

晴辰。

孫啟

五月二十八夜。

白清先生：

木刻刀三套，早由姜友宗寄来，书已收到。前日又寄经引三集一册，印工尚佳，不知何收到否？

沈敬印中国木刻一册，前书已信提及，书纸已错好，可印同书，先生之原版，务希早日寄下，以便印入为禱。

才山布造，而况

特任。

正上

五月二十九日

齊李元生：

昨蒙見訪，藉得晤談，甚快。蘇惠王謂曹雪芹
卒年，可依胡適所得乾隆二十七年。此事是公已見于胡之論文，本擬函詢，而
遂乞却，尚希撥冗，示為幸耳。

亦此布達，是誌

文安。

述上

辛丑九月

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五月十六日來函，早已收到。胃痛大約很與香煙有關，學生說亦以此，但咸少菸不忌易，擬逐漸試辦，且已改吸較好之煙捲矣。至于痛，似早已全愈，停藥已有兩星期之久了，請勿念。寔為及海嬰均安好，唯海嬰日見長大，自有主之，常出門外，與一切人搗亂，不同大小，都去衝突，管束頗覺吃力耳。

十六日函中，另附有太、來信，言了銘之弟二十，在上海作事，力不似堪，且多病，擬撥至京寓，一面

是事，問男意見如何。可銘之子，三人均在德，其
 第三子由老三存入印刷廠中，為二子之學力為役
 法，但終無結果。男為生活計，必似漂洋于外，
 毫言恒產，其所謂做一日，算一日，對於自止，且不
 能知明日之辦法，京寓親同已久，更無從之
 道詳情及將來，所以此等事情，可請太，自
 行約定，男並乞意見，且亦無從有何之舉也。
 以上乞轉告為禱。才亦希達，恭請

全安。

男 村叩上 庚辛小信箋同叩

五月廿九

而諦之也：

前幾日書上，引玉集一序，極已達。

拙文附上，其意，拙極，已極退化，予亦可

見，仿似劇，拙文隨筆之末，刻幸甚

矣。

乃此布達，不流

道安

道安

五月廿一

近正右收其中國新作家之木刻，故以二十幅印成
一冊，名之曰「木刻紀程」，存案以此山之進步與否。

及

齊先生：

頃收到廿日信，并，胡適文選一冊，甚感。

徐先生也已有信來，謂快計不幹。這很好。不料，上海之所謂作家，鬼域多得很，他快叩其敵，一之要上當的。但是，他家之變幻多奇，

一面因覺得是文壇之不幸，一面也使其相更不明，凡有狐狸，尾巴終必露出，而其前進者在多也。所以不必悲觀的。

點于此事，我沒有見過譯本，單是這一部印度古代的文字作，是集合許多小故事而成的合集。大約其中也講些中國事，所以那插圖有中國的

一幅。不過那時中國還沒有紙，所以作者却給我們拖起來了，真可笑。他們以為中國人是一向拖紙子的。二月初我寫了幾部古裝的畫本給他們，

信物收到，于物裏的插畫或許可以有些別樣。
引云其「後記者一不印刷了，相隔不遠，其法重行，真是可惜。此事如能

售完，我送些印一印德國的。可也布安印改

晴辰。

送上

五月廿一日晚。